

## 魚和經幢

前兩年秋天，朋友約我去河北易縣。他去的目的是釣魚，他的一個朋友在那裏新開了一家民宿，房前有一大片魚塘，釣魚是他的愛好，釣魚的器具一應俱全，全部進口。我是想看經幢。易縣多年前去過一次，行色匆匆，只看了荊塔，沒看成經幢，一直耿耿於懷。易縣經幢非常有名，建於唐代開元年間，刻印着唐明皇御註道德經的一章，距今有近一千三百年的歷史，是全國最大最老的道德經幢，國寶級文物。

當晚趕到易縣，在民宿住下，第二天吃完早飯，朋友就張羅釣魚。魚塘不小，早晨溫煦的陽光下，水面如鏡，遠山如黛，遠離塵囂，清靜得猶如世外桃源。不過，魚塘的魚兒，久經滄海，磨練成精，不那麼容易上鉤。太陽越升越高，我的魚竿前的魚漂始終不見動靜。心裏惦記着趕緊釣上一條魚來，好去看經幢。便站起身來，走到朋友的面前，想看看他有沒有釣上魚來，一看，也沒有釣上。朋友看出我的心思，輕聲勸我說：釣魚得有耐心！哪有像你這麼猴急的？

我只好回去接着看我的魚漂，希望能有動靜，並不奢望釣上一條普希金《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裏的金魚，哪怕是一條小鯽瓜子也行；或者，朋友能釣上來也行啊，就算是大功告成，可以一起看經幢了。

過了好半天，誰也沒釣上來一條魚。這讓我越發起急。因為有經幢惦記着，心裏不靜，魚兒更像成心和我逗悶子，死活不上鉤。

快到中午的時候，朋友終於釣上一條大鯉魚，高興得如獲至寶。我卻依然兩手空空，朋友拎着他的大魚，走到我身旁對我說：跟你說了嘛，釣魚不能急，得心無旁騖。我無話可說，心想，總算釣上魚來了，可以看經幢了。誰知，活魚當場殺掉，紅燒上桌，就着自己釀的米酒，一頓午飯吃下來，已是下午兩點多，催促朋友抓緊時間去看經幢。

經幢就在城裏，可我們找了半天，也沒有找到。縣城裏大興土木，到處在建新樓盤。走到老城邊上了，那裏不是折成一片凋零，就是新樓高聳林立。秋陽正好，我們兩人都走出了一身汗，經幢卻依然是只在此城中，雲深不知處。

朋友在路邊的小攤買了兩支雪糕，遞給我一支，對我說：中午喝多了，我頭暈腦脹，走不動了，得回去眯一會兒！我知道，他不是喝多了，是沒心思陪我找這個經幢。

他走了。也沒有去睡覺，回去一看到魚塘就來了情緒，拿起魚竿接着釣魚。我呢，終於找到了經幢。這裏似乎拆遷多日沒有清理，荒蕪成一片廢墟，有人在空地上種着菜，大朵大朵的南瓜花金黃耀眼。一個四角涼亭中立着高大的經幢，在四周空曠襯托下顯得孤零零的。經幢確實高大，高達六米，八角棱柱的漢白玉，通體白潤，讓過去了一千多年無形的光陰，有了形象和生命，如見故人，可以親近觸摸。

都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魚和經幢也不可兼得嗎？



HK 人與事  
阿 著

今年不敢過節。新冠肺炎疫情從農曆新年肆虐至今，整整十個月。這十個月裏，從清明節、復活節、佛誕節，到國慶節、中秋節，十個節假日，沒有一個能讓人真的享受假期的實感。疫情影響之下，限聚令、出入境強制檢疫、食肆各項防疫措施，織出一張網，令人們不情願地「習慣」了保持距離。過去大家眼巴巴盼着放假出去旅行，現在哪兒也去不了，甚至有人主動申請紅假值班，只為儲起假期，等能自由通關了之後，能實實在在放個悠然長假。

在「旅遊氣泡」出來之前，又一個節日——重陽節，悄然而至。這個節日，更添憂愁。重九重陽節，是孝子賢孫祭祖掃墓、追思親人、敬老護老的日子。而今，因為疫情

## 疫下重陽倍思親

，親人不得見，隔關兩相思。中秋時已錯過與家人的團聚，時至今日，仍只能隔着手機屏幕給家人問好。今年的重陽，令我加深了對一句詩的理解：「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遠在家鄉的父母，隔一周，便會帶着外婆去爬山運動。在這個重陽節的周末，他們亦早早相約了登高。前兩天和母親打電話時，她提到外婆說起這周的秋遊計劃時，感慨了一句，家裏就差我一個。何曾想，自春節後離家，想要見上一面，陪外婆去郊外爬爬山，竟會如此困難。

香港的疫情，起起伏伏幾番波動，至今仍未清零。思鄉的心情，一點點積累，沒有半分紓解。

手機彈出新消息，香港又有不明源頭個案，政府呼籲僱主容許重陽節彈性放假，避免掃墓人潮。



▲重陽節亦有敬老愛老的文化內涵

資料圖片

手機又彈出新消息，內地重陽探親旅遊恢復八成，當中不少是不帶子女出遊的老年遊客。旅行社提醒老年遊客出行前準備好證件及目的地健康碼，以備核査。

疫情下，鄉愁是一個方正的健康碼，我在這頭，家在那頭。

## 飄然欲仙聽歌劇



文化經緯  
吳 捷

今春以來，新冠病毒蔓延全球，宅在家裏的時間明顯增多，遂將著名交響樂、國舞曲和歌劇逐一聽來。說起歌劇，它在很多人眼中就像冰山雪蓮，只可遠觀，不敢近玩——「據說很高雅，但是聽不懂呢。」

比如，《圖蘭朵》（Turandot）中的詠嘆調《今夜無人入眠》（Nessun dorma），王子（男高音）的舞台動作雖然很少，卻激情洋溢，滿臉憧憬，雙臂前伸，吼出一波又一波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高音和顫音，令人在起雞皮的同時，不由得佩服他巨大的肺活量，卻實在不明白他到底在傾訴什麼。因為多數歌劇，包括《圖蘭朵》，是以意大利語寫成，少數以德語、法語。而且，歌唱的發音與日常說話畢竟不同。正如門外漢的我聽京劇和崑曲，無論念白還是唱段，都需要偶爾看一下字幕一樣。

其實，語言的隔閡，並不影響我們欣賞音樂本身的美。電影《肖申克的救贖》（The Shawshank Redemption，港譯：月黑風高）中，安迪在獄警辦公室鑽空子，向整個監獄廣播《費加羅的婚禮》中的一段女高音二重唱。所有正在放風的囚犯頓時鴉雀無聲，如見天國，如聽天籟，滿臉幸福的光芒。安迪的獄友在旁白中說：當時他們根本聽不懂那兩個女人在唱什麼，也不想去弄明白，只覺得歌聲美妙，直上雲霄，如一隻漂亮的小鳥，飛入單調刻板的牢籠，使一切牆壁都消失了；就在那一刻，囚徒們感受到了自由。可見音樂之美，連滿口髒話、與世隔絕的大老粗們都能體會。當然，在他們日復一日的監牢生活中，假如播放一段莫扎特的長笛協奏曲，或許也會引發同樣的感受。不過女高音詠嘆調明澈輕靈，特別能給人一種羽化登仙、飄飄欲飛的升騰感。

如果想更上層樓，進一步欣賞歌劇，學一點意大利語也無妨。只要懂得法語或西班牙語，迅速學到意大利語的皮毛並不難。因為這三種語言同屬印歐語系的羅曼語族，詞彙和語法都相似，詞尾變化同樣令人發瘋。當年讀研究院時，被逼着學法語，每天咬牙切齒，背誦因人稱、時態等等的不同而面目全非的動詞變位，不料後來在聽歌劇時也派上用場。比如普契尼歌劇《賈尼·斯基基》（Gianni Schicchi）



▲歌劇《圖蘭朵》劇照

資料圖片

中的詠嘆調《噢，我親愛的爸爸》（O mio babbino caro），女兒懇求父親讓她嫁給心上人，有兩句：「Mi struggo e mi tormento. O Dio, vorrei morir！」如果通曉法語，就會滿眼似曾相識，猜出大半意思：「我相思成災，受盡折磨。哦上帝，我寧願去死！」

為了解陽春白雪，去費力氣學一門外語，值得嗎？但是，為什麼不呢？將每天玩手機的時間，分出一點給歌劇和意大利語（或法語、德語）。從最著名的詠嘆調開始，先讓旋律攫獲你的心，再去對照歌詞，熟悉大意；進而比較同時代的不同歌唱家演唱的同一段，看誰最能與你的心弦共振；還可以比較早年和現代的歌唱家，感受聲樂技巧在幾十年間的進步。劇情和旋律爛熟之後，要聽的就是每個歌手加入個人理解和功力的演繹了。威爾第和普契尼的歌劇很討巧，好像餐後點心，是溫柔鄉中細膩甜軟的一勺冰沙，一盅水果布丁。瓦格納的歌劇沉澱了層層神話傳說與歷史，英武卓絕，熱情燦爛，是滋味雋永、沉重厚實的十八盎司T骨牛排。老一輩的Maria Callas如同煌煌神廟前愛奧尼亞式圓柱間透進的愛琴海的陽光；年輕一代的Anna Netrebko氣息充沛，剛柔相濟，悠揚甜美，起承轉合完美無瑕。帕瓦羅蒂的《今夜無人入眠》像震撼宇宙、炸裂黑夜的雷暴；Diana Damrau唱《夜女王》，在完成種種猙獰兇蠻，張牙舞爪動作的同時，輕而易舉颯出一連串激昂尖越、飄飛翻騰的超高音……名家演唱的經典唱段抒情繪景，一波三折，將喜怒哀樂表達到

極致，特別需要耐心品味。

歐洲歌劇也像中國傳統戲曲，至今仍在演出並廣受歡迎的戲碼都是舊時經典。比如《卡門》、《茶花女》、《魔笛》、《阿依達》，大多是十九世紀的作品，所以歌詞內容難免有如今看來不合時宜之處，比如性別歧視、種族歧視、東方主義，就像現代人很難接受中國舊戲裏蕴含的一些三觀。其實只要放輕鬆，將這些傳統戲劇當作古董來欣賞。普通人如我，聽《蝴蝶夫人》時如果滿腦子想的是歌詞中的「性別成見」、「殖民主義」、「異民族趣味」而不凝神於旋律和唱腔，所為何來？豈非太累？在沒有留聲機也沒有廣播沒有電視更沒有網絡的年代，除非王侯將相，養得起一個戲班子或一個劇團，否則想聽音樂、看戲、聽歌劇，就必須穿戴整齊，去音樂廳、戲院、劇院老實坐好，從頭聽到尾。

如今，各種歌劇在網上都手到擒來，不喜歡就換一個，聽上癮就設置自動重播，如此便捷，雖南面王不易也。

當年孔子師徒在陳受困，斷糧七日，猶弦歌不絕。孔子對學生子路解釋說，「君子固窮」，意為君子不會因身處困厄之境而改變志向或節操。彈琴、唱歌、聽歌劇、欣賞器樂和聲樂，在平時是與人無礙、自得其樂的愛好；而在萬方多難之時，優美的旋律能讓心靈的小鳥飛翔起來，穿過一切牆壁和障礙，令人身在斗室，心遊八荒。旁人只見我滿臉幸福的光芒，兀自呆坐桌前，卻不知我早已乘着歌聲的翅膀，羽化而登仙。

## 大孟鼎

考古界有言必稱青銅器中的「海內三寶」，三尊極其不平凡之鼎。觀鼎必觀「三寶」，除毛公鼎外，還有大孟鼎、大克鼎。

中國名鼎有着共同的歷史文化積澱，幾乎每一尊鼎都有一段歷史，都有一段傳奇，都有謎一樣的文化。這也是鼎文化的深奧和厚重。大孟鼎國之重器，西周傑作，鼎腹中有銘文，「周康王二十三年」，屈指算來，三千年有餘矣。在西周時就是周康王時代的國寶。一百六十年前被發現後，抬到一農家院，雖滿身綠銹，卻讓人時有一種蓬華生輝的感覺。據說所有進院之人，都會不自覺地眯起雙眼，彷彿有光芒刺目。大孟鼎高一百零二厘米，重一百五十三點五公斤，鑄造於周康王二十三年，公元前一〇〇三年。鼎以姓氏命名，必與孟姓有關，此乃孟姓貴族所鑄，青銅鼎直至秦漢以後消失，凡有銘文，有記載鑄鼎者，皆只有姓氏，無名亦無官職，想必是青銅器銘文的規矩，皆遵守，無逾越。孟姓貴族受到周康王的重嘉獎，被感動得無以復加，特鑄此鼎，頌揚周康王治國為民的豐功偉績，告誡孟氏子孫永世莫忘，牢記周康王的英明，不忘周康王的信任。把周

康王賞賜的物品一一開列其上，讓孟氏後世子孫，每當祭祀祖宗，先拜先祭周康王。這便是大孟鼎腹內的銘文記載，共十九行，分兩段，二百九十一個字。

最有意思的是周康王賞賜的物品中，香酒排在第一位，似乎遠比後面排列的儀仗、禮服、車馬，以及一千七百二十六個奴隸還要貴重。這在任何史書上均無此記載，《尚書》中亦無。在周王朝中是香酒高於一切，那是一種什麼酒？因何而香？又香在何方？難道香酒要重於一千七百二十六個奴隸？這在西周奴隸史上又留下新的課題，在西周釀造史上需要再做研究，對於西周時期的禮儀制度開列了新的題目。同時再一次佐證，至少到了周朝，鼎的歷史使命發生了根本轉變，它不再是食器，而是禮器、祭器，它也不再擺在大殿之前，還要擺置在神廟祠堂之上，祭神祭祖何以為祭？祭拜鼎也。

鼎到商周時期，尤其發展到西周時期，其文化含量愈重，以致成為先秦文化的標誌之一。鼎中鑄銘文，鼎即史也，鼎即文也，鼎即碑也，因為直到一千一百多年以後，中國才有了石碑。刻在鼎上即相當於刻在碑上，欲千古不朽，鑄鼎為念；感恩戴德，非鼎不能表達。大孟鼎從發現那天起，欲藏不能，欲移不能，官爭商奪，幾度危難，幾度失落，其間有兼日本侵華，日寇曾一日七搜，擁有人幾經倒手，幾經換人，千里迢迢，輾轉數省，歷經百年，化險為夷。每一尊鼎都是一段難釋的歷史，每一尊鼎都是一本讓人拿起放不下的書。



▲大孟鼎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資料圖片

（「觀鼎」之四）



市井萬象

## 「百花成蜜」唐卡展

十月二十三日，由西藏大學藝術學院舉辦的丹巴繞旦教授師生唐卡藝術作品展在拉薩開展。現場展示的一百幅唐卡，均是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丹巴繞旦的學生及弟子所繪，展現了傳統唐卡由家族傳承到社會化教育轉變的過程及成果。

圖為兩名觀眾在展覽現場討論一幅名為《綠度母》的唐卡作品。

中新社

